

我从不亲近猫。从小家里养狗,自认是汪星家族,而猫在另一个星球。对时常可见的流浪猫,我只会远观,不曾投喂,更从未抚摸。这样的我,遇见了一只小橘猫。

那天我一进小区南门,就看见一只小猫从树丛后跳出来,模样很可爱。紧接着它跳过小径到另一边的绿地,隔着两步距离看我们。我停下脚步。它身体磨蹭着身边的石碑,流露出一种小儿娇态。夜色里,隐约可辨的是它身上橙白相间的花纹,小而尖的脸,大眼睛。

它有种天真脆弱,还有悒悒的眼神,跟我见过的流浪猫都不一样,我想都没想就摊开手掌伸过去。要知道,我可是从未亲近过猫的,何况是一只流浪猫。更让人惊奇的是,它竟然伸出掌,放到了我的掌心。

啊!我跟一只流浪猫握了手。都说流浪猫戒备心特别强,很难获得它们的信任。如果你常去投喂,它们会在你来时现身,如果你想进一步亲近,便

会飞快逃逸。最靠近南门的是九号楼,我跟那里的保安打听,原来小猫是一户外国人家返乡时弃养的,就在我遇见它的五天前。小猫头两天一直躲着,后来才出来觅食,见人就跑。这段时间以来,保安都会给它食物和水。

我很快发现小猫平日睡觉的地方,那是南门小径旁的一棵大树根上,周围是密生的绿草。相较于矮树丛,大树下显得太开阔,离人来人往的小径只有一米远。我听说,小区里寄居着一只黄鼠狼,还有很多人养着大型犬。它能不能保护好自己呢?只要从那里经过,我都会喵喵几声,希望能瞥见它。我越来越容易找到它,也许它已经认得我。它悄无声息地出现,长尾巴拂过来扫过去,绕一个圈围住我,微侧头蹭我,引我摸它的头。

出门度假一周,回来的那个晚上,我带着食物去找它。在它常出没的地方走了一圈,都没有。我失望地往回走,却在路边一辆车底下看见一对顽皮的眼睛。在跟我躲猫猫呢!它跑出来,吃着准备好的食物,听我叨叨说着怎么找不到它。它吃两口便回身蹭我,再吃再蹭。

隔天,我从外头回来,小猫已经在小径上欢迎,前前后后绕着我,几乎将

## 猫之吻

章缘

我绊倒。我蹲下抚摸它,它轻咬我一口,我叫了一声,接下去它咬得几无感觉,然后它只是含着我的手,最后,它有点不好意思地用嘴碰了我一下。啊,小猫咪。

这天,我开始认真考虑是否收养这位落难的小王子。我轻易列出一串收养的理由:我怕猫,对猫毛过敏,不想再为一只小动物负责,冒着被咬被抓的危险去照顾,想想旅游计划吧,目前生活无牵无挂……而收养的理由只有一个:给它一个家。这显然不够。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九九。纪念九月九日相遇。用这个名字叫了它两天,它就记住了。它通常晚上九点以后会回到大树边,我便总是在这时带着猫条去找。它的尾巴有各种表情,两只前掌一伸一缩非常可爱。喂食后,我们有时会散一下步,最后回到它的树,道声晚安。有几次我从后面把它抱起,它一点也不反抗,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许,没有那么难?

我跟猫友借了个猫包,买了抓猫手套就行动了。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每次要放包,它就挣扎,它的劲儿大得很,我根

鞭炮声,焰火声,响彻夜空。我们的院落,清静幽然。我们抱着一岁多的儿子,静静地站在房前的台阶上,想象着大自然将要带给我们的晚餐——

园子里一年四季生意盎然:春天,柳树发芽,花草爬上小径,油菜花黄,蚕豆花紫;夏天,围墙上爬满了冬瓜、南瓜、丝瓜,竹架上挂满了番茄、黄瓜、豆角;秋天,辣椒红、茄子亮;冬天,霜打的芽白、雪里的萝卜苗翠嫩细碎。

而我,在春天的霏霏细雨中,竟自徘徊;在夏天的明月清风里,尽兴吟哦;在秋天收获自己栽种出的果实,很自然地体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在冬天暖洋洋的日头底下,一边推着儿子酣睡的摇篮,一边字斟句酌不成熟的文稿。围墙外开,是很大的一方荷塘,荷花开的时候,清香就弥漫过来。荷塘那边,是一个树林茂密的小村。树林上面,远远地浮着一抹淡青的山影,那便是庐山。

那是怎样一种“闲静少言”“忘怀得失”的日子!真想像陶渊明似的问一声:“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关于“年”和“过年”,民间有各种传说。对我们来说,过年就是营造和祈愿美好生活的日子。

一年以后,我被调去省城从事专业写作。朋友租了单位的货车送我们搬迁。坐在副驾驶座,挥别多年的同事,车出城区,我和妻子都不无惆怅。

我们住过的院子,早已花红柳绿,莺歌燕舞。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住房,但那样充满自然气息的院落未必会有了。

尤其是,我们也未必会有那么简单又那么丰盛的年夜饭了。

## 十日谈

又到年关,想到过年操年糕的民间好口彩。

回家过年

责编:吴南瑶



1980年,我所在的县文化馆迁入新址,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是新房子。春节前所有人都搬进了新居。县城是一个乡村小镇,就在庐山脚下。古迹和传闻中闪烁着的一长串醒目的名字:诸葛亮、周瑜、陶渊明、岳飞……其中陶祠、陶墓、岳母和岳夫人墓,就在县城范围。一条小街,两边是矮小的店铺,屋瓦上长了草,板壁皆灰白。小镇外面,是大片的田地。冬天,田里满是稻桩。镇子附近,陆续盖起了二三层的办公楼、饭店、商场、邮局、大礼堂之类的公共设施。

我分到的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房子与宿舍院的围墙之间有一片空地。我喜欢这栋独立的房子和这片空地。

放春节假,我和妻子决定带着儿子在小镇的新居过年。我要利用这个假期,打理我们的新窝。

除夕一早,我在单位基建留下的废料堆里翻出大理石碎块,在屋后的空地铺出了小径;又找到几段满是裂痕的树干,确定好露出地面的部分,其余埋进小径旁的泥地,切面最大的那段当桌子,其他的围绕桌子当凳子;又把空地翻了一遍,预备开春种瓜菜花草;又去砍了柳枝,沿墙根插了一排,仿效“五柳先生”陶渊明。

整整一天,儿子抱奶瓶,我和妻子把昨天的剩饭剩菜煮了一锅,饿了就吃几口,尽最大的可能不耽误干活。傍晚,院里院外响起关门吃年夜饭的鞭炮声,我们像没听见,一直忙到天黑才洗脸洗手,走进厨房。

洗了几棵霜打的青菜——照母亲的说法,过年吃青菜有“清清吉吉”的意思,加进一天没吃完的剩饭剩菜,大火加热,顿时浓香四溢。

妻子绝对不喝酒,我们端起白开水,举起,碰杯,说:过年了,这个年真好!

这顿年夜饭,我们“唏哩呼噜”吃得鼻尖冒汗。

外面,整个小镇像一锅沸腾的粥,

## 年夜饭

陈世旭

本抓不住。我找保安帮忙。九九对我们两人都很信任,胜算颇大。保安说还是他来抓,我负责开包关包。九九一出现,便察觉情况有异,露出警觉的神情,边吃边瞅着保安手上那副抓猫手套。我怕打草惊蛇,以后更难抓,正犹豫,保安已出手,九九张牙舞爪拼死挣扎,我慌得包都打不开。

接连的失败打击了我的信心。你真能应付?万物有灵各有命,九九还是散养在小区里吧。理性上,我提醒自己不要自找麻烦,然而情感上,我放不下大树下的小猫。

几天后,保安通风报信说九九上午来吃饭时,被一只狗吓跑,一整天不见踪影。我带着鸡肉和猫罐头,还有一小瓶水出发去找。找了三次都没找着。九九不会就此消失了?晚上十点,第四次去找,终于在大树边找到。它似乎饿坏了,喵喵叫着,很快吃着,不时回头

看我。吃饱喝足,它蹿前跑后,跟着回我住的楼。以前它总是到了楼前就跑掉,这次它尾随我进去。我们穿过大堂到后门的花园绿地,我坐矮墙上,它跃上窗台,在那里舔脚掌。夜风徐来,月色清亮,四周很安静,九九突然纵落,前掌抵墙伸了个懒腰,我俯身望着它。夜色中,它的瞳孔又大又黑,我不由自主被摄入这晶亮纯粹的眼神中,这时,它对我缓缓眨了一下右眼。

自从认识九九后,我常在网上看各种关于猫的知识,其中讲到猫有时会对着主人眨眼睛,意思是“我爱你”,被称为猫之吻,于是我也对它眨了眼睛。这一刻,九九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芒,下一秒,它已经跃上矮墙,对我翻起肚皮。

在冬天来临前,九九结束了两个月的流浪,从此有我陪伴。当我准确接到并回应它的吻时,那神奇的一刻,将我们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云霞分五色

书法 臧平

锦绣聚千纯

夫妻之间“为钱吵架”的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是真正的吵架原因可能和他们银行账户的数字并没有直接关系,每个人花钱的方式反映了他的

## 探秘“为钱吵架”

周炳揆

个性、价值观、处世行为。在“钱”的问题上看法不同,在怎样用钱、怎样存钱的做法上意见不一时有发生,这很正常,但是会对和睦的夫妻关系形成挑战——因为即使“钱”的问题解决了,争吵的触发点很可能依然存在。

有人通过某社交媒体做了个样本调查,发现因“钱”触发的争论、吵架占据了大多数,吵架的原因

## 迎春杂咏

王养浩

又是除夕夜,围炉望明月。万家灯火不夜天,举樽莫醉也。一年笑一度,暮年焕热血。休言双鬓染上霜,扬鞭驰春野。

又可以细分为:一方用钱单方面决定,双方对是否该用这笔钱意见不一,从而发展成认为对方不公平、不负责任等等。

经过分门别类,可以梳理出“为钱吵架”背后的原因。结果发现有些小吵架,比如说去超市购物东西买得贵了,或者

是这个月的电费用多了等等,非但不增加夫妻矛盾,反而是“小吵怡情”,增加了彼此的融洽。但是某方对家庭开销不予承担,或者沉迷赌博,那当然是对家庭关系极为有害的。

想要设计一套解决“为钱吵架”的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读到一位专事婚姻法的律师写的一篇文章,建议夫妻不应回避,反而应该多讨论“钱”的问题,这可能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位律师认为多谈“钱”的问题,小疙瘩就不会发展成

大问题。比如说一方想长假去国外旅游,而另一方可能觉得最近开销大,出国游可能财力不济,这些问题如充分展开,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就会达成共识。当一方坚持把原

我六十五岁那年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证”。学生证、研究生证、报到证、工作证……这个证那个证以前领了不知多少,而最让我上不来情绪的就是这个退休证。拿在手里我足足看了一分三十秒。怎么,退休了?感觉就好像莫言兄当年在乡下吃肥肉饺子吃得正入神的时候忽然被人把盘子端走了,以致举起的筷子没了进攻对象,不知是姑且放下好还是继续举着好……

学校领导当然高智商,一搭眼就看出了我的尴尬。我的小心思,很快把另一盘饺子端了上来——另聘我为“中国海洋大学‘名师工程’通识教育讲座教授”,聘期五年,2019年—2023年。正可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儿聘期到了。年逾古稀,酒足饭饱,自当离席歇息,而后卷起铺盖,彻底告老还乡,搬一把藤椅坐在面对葡萄架的南窗前看三国水浒小人儿书了——“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正这么盘算着准备着,第三盘饺子忽地一下子端到了俺鼻子底下:新的聘书送到了俺手里,续聘,为期三年。

夕阳西下时分一路“奋蹄”奔到家门。不料家人不欢喜了:“你也多少算是功成名就了,该留几年能走能蹦的时间给自己了。教了四十多年还没教够?再说了,好学生是你教出来的吗?你们男人真是个怪东西!”正在兴头上的我,给她这么劈头几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愣着干啥,墨鱼饺子早煮好了……”这么着,我边吃边解释说学生需要我,而我又能多多少少满足那种需要,怎么好拒绝呢?没办法拒绝的嘛!再说了,老到这个份儿上,还能被人需求,咱们应感到庆幸才是。少废话,快拿二锅头来喝两盅!

自不待言,并非所有需求都能让我喝两盅。比如有人求我借钱。常言说皇帝也有三门穷亲戚,何况我这个原本穷苦人家出身的呢!也是因为人老思乡,近些年来我每年都回乡下老家过暑假,那期间免不了有人上门找我借钱。若是七大姑八大姨本人倒也罢了,一来是长辈,二来我小时候人家对我好过。非我夸口,若真缺钱,也用不着她们开口,而是我主动送上门去。朝我开口借钱的是她们的儿女辈,理由不是买车买房子就是开店开馆子。我全都一口回绝。借得过来吗?借这个不借那个,到头来不惹出一大堆麻烦才怪。当然喽,假如他们开口借钱之前说读了我译的村上或我写的散文,并且吹捧说哎呀大哥你太有才了,译得太好了写得大棒了,那么我兴奋之下,别说借,白给都不在话下,不就钱嘛!遗憾的是这么说的一个也没有。你说怪不怪,我的读者北上广京沪穗哪里都有,而亲戚圈——大学毕业的也有若干——居然“清零”!

相比之下,学生的需求可就大不一样了。别说借钱,连借书的都没有,而是事先买好书求我签名。实事求是地说,这方面我绝对有求必应。不管排多长的队,不管抱来多少本,不管要我题签的有多少字,我从不说不字。就说去年在成都电子科大讲座那次吧,下午三点开始讲,讲完签名,签到夜里十一点才勉强离场,主办方拿来的特制川菜盒饭都没顾上吃——你说我好意思在排成长龙的孩子们面前狼吞虎咽吗——回到酒店赶紧咬一口苹果,啃两口面包,草草洗漱躺下。躺下也久久难以入睡,那一张张热诚的笑脸,那一对对动人的眸子,那一声声恳切的话语,如视频音频一股联翩回放。是的,除了求我签字,不少同学还求我合影来着。我呢,简直求之不得。羞赧的男生,勇敢的女生……我赶紧摆出Pose与之合影留念——那一个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分明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最后说回本校,继续聘我是中国海洋大学。“‘名师工程’通识教育讲座教授”,名师愧不敢当,但讲座的确是讲了不少的,讲了五年。按理五年讲下来,学生也该有“审美疲劳”了。何况“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我就在身边絮絮叨叨,可他们依然兴致勃勃孜孜以求——校方不需要按学院分派听讲人数,不需要用学分吓唬,更不关乎考评……同学们主动求我继续叨叨——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觉得有面子、有存在感的事情吗?

或许家人说得对,我们男人真可能是个怪东西!

来合并的账户分开时,这是一个“红灯”信号,说明双方的价值观业已出现很大的分歧了。

以日常发生最为频繁的事为例,双方的看法可能不在一个频道:如果超市购物的账单太贵,一方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方则认为这是双方互不信任的起源。“钱”的问题很容易触发一种出自内心的担忧,担忧可以是家庭责任,可以是谁主宰家庭的日常开销,谁的权力更大,也可能是否公平合

## 男人真是个怪东西?

林少华

